

楔子

她關好門窗，確定該關閉的電源全都關妥了，走出甜點店拉下鐵門後，往家的方向走。她在開業的甜點店附近租房子，走路大概十分鐘左右就到了。

十一點多的深夜，除了大街上車子較多，小巷子裡幾乎沒有人車經過，安靜得像是跟著人們一起入夢。

她不快不慢信步走著，忽然想起最近幾起夜歸女子遭受攻擊的事件。

嘆口氣，她拿出手機，想著萬一發生什麼事至少可以先直接撥打電話。拿出手機看一眼，才發現有幾通未接來電以及一通語音留言，她撥號進語音信箱聽留言。

「少一分，晚上早點回家，不要忙太晚。我今天事情太多，可能沒辦法過去找妳，昨天晚上又有兩起夜歸女子被襲擊的案件，警方暫時封鎖消息。妳路上小心，一個人不要走巷子，盡量走大馬路，繞點遠路……」

她邊聽手機留言邊碎念，「我現在才聽到已經來不及了。」

聽完留言，她有些害怕地加快腳步，靜夜小巷，這時間只有她一人，她忍不住胡思亂想，心裡毛毛的。

忽然，身後傳來著急喊叫。

「少一分！」

她回過頭，根本來不及看清楚，瞬間有人朝她撲抱而來，撞擊力道太過猛烈，她朝後退了幾步，完全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。

轉瞬過後，感覺撲抱住她的人身體被鈍器撕裂，鈍器緊接著穿透她的身體！

一股說不出的冷，瞬間凍僵她。

明明她的身體被不知名的鈍器穿透，她卻絲毫不覺得疼痛，只感覺到沁入心骨的冷意……時間像是隨著那股冰冷感，凍結了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也許只有一剎那吧，一道彷彿從極遠之地傳來的嗓音響起——

「邵一棻、孟辰陽！你們兩個死人，快點起來！」

孟辰陽？

兩個死人？

剛才撲抱她的人是……孟辰陽？

他們兩個都死了？

死，原來是這種感覺啊！像是冰冷的活著……

「邵一棻快起來！」

她感覺一股力量重重拍了她的背，下一瞬，她看見自己的身體……

很詭異啊。

她竟能以旁觀者的視角看見自己的身體，鮮血淋漓地躺在地上，另一具緊緊抱她的殘破屍體，是孟辰陽。

她低頭，看著半透明的自己，果然是死了。

邵一棻直勾勾瞪著孟辰陽的屍體，跟她一樣鮮血淋漓，但比她破碎得更悽慘，巨大的悲傷湧了上來。

極遙遠之處又傳來悠悠聲音，像是沉在水深之處，低沉如厚甕被敲響。

「你們兩人死於非命，陽壽未盡。」

邵一棻朝前張望，沒看見孟辰陽的魂魄。

這時遙遠聲音又響起，回應了她未出口的思緒。

「他在妳後面。」

她轉向身後，果然看見孟辰陽的靈魂。

只是，孟辰陽的靈魂似乎與她不同，半透明的孟辰陽魂體周遭染著一層薄薄金光。

她想開口說話，卻發現自己失去聲音。

遠方的聲音再度響起，「剛死的人無法言語，但可以傳遞意念。」

「不要怕，死就死了。反正有我陪妳。」

邵一棻聽見……不，她感受到孟辰陽的意念。

「我不害怕，我只是難過……」她也向他傳達了意念。

「你們兩個別急著婆婆媽媽，因為你們不一定死得成。」

邵一棻望著小巷柏油路上，躺著兩具慘不忍睹的破碎屍體，心想，這樣還不一定死得成，怎麼才算死成了？

「你們遭受魔物攻擊死於非命，最近陽間魔物橫行，肆意攻擊人類，本神仙沒有太多天國時間插手這些瑣事。我本是來引渡你們的神仙，不過我打算讓你們起死回生，條件是你們必須幫本神仙清理這一帶的魔物……」

「我們只是凡人，哪裡有本事清理魔物？」

邵一棻感受到孟辰陽的意念，他反問看不見的引渡神仙。

「你放心，我可以讓你們各選一項足以對付魔物的特殊能力。」

眨眼間，五個光點在他們面前漂浮：有紅光、澄光、金光、銀光、藍光。

「你們若同意我的條件，挑一個你們想要的光點，光點所屬對付魔物的特殊能力就是你們的了，只要你們同意條件收下能力，我就送你們回去。」

邵一棻也沒細想，伸手碰觸紅色光點，那光便流進了她的身體，孟辰陽接著碰了銀色光。

「很好，既然你們都收下了能力，我送你們回去。」

邵一棻看孟辰陽身上透著一層淡淡金色微光，忍不住好奇想，為什麼孟辰陽的靈魂有一層淡金色光芒？她卻是透明的？

引渡他們的神仙聲音傳來——

「因為他找到了一生的摯愛，而妳沒有。有件事要事先提醒你們，若能兩個人一起修練，效果會好過一個人單打獨鬥。你們收下的能力會隨你們的意志力增強，想擁有瞬間摧毀魔物的強大能力，需要花時間好好修練。」

「在你們能力還不夠強大之前，凡事最好量力而為，彼此照應。起死回生這樣的奇蹟可不會天天發生，都回去吧！」

暗夜小巷，兩具相擁的冰冷屍體瞬間消失，地上一大灘血跡轉眼亦不復存在。

第一章

能參加這場盛宴的賓客，十有八九是政商名流、影視明星、名模，泰半非富即貴。大型宴客廳裡，播著凱文柯恩輕鋼琴的旋律，柔和舒緩的樂音流淌在空氣裡。

取餐區香檳、紅酒、烈酒、各式色彩鮮豔的調酒、精緻熟食、甜點……應有盡有，空氣瀰漫著美食香氣與不同知名品牌的香水味。

柔和的黃色燈光籠罩整座宴會廳，放眼所及，盡顯富麗堂皇。

這是個熱鬧的奢華派對，一個用金錢堆砌出來富麗世界。

男賓客個個西裝筆挺，女賓客身上穿的則是不同知名品牌的量身訂製禮服，各個爭奇鬥豔……以她相形簡單樸素的穿扮，出現在這個奢華派對裡，著實顯得有些突兀。

不過能被派對主人恩准站在這個角落，她也沒什麼好抱怨的，儘管她知道派對主人之所以這麼做，目的其實是想打擊她的自信心。

能參加宴會的貴客們，老早就被各方美食養得嘴刁了。

她做的精緻甜點恐怕對這些嬌貴的賓客們沒有多大吸引力，宴會已經正式開始半個多小時，甜點區的甜點並沒有減少太多……倒是酒類飲品幾乎人手一杯，消耗速度異常快，侍者得隨時補充。

她希望能獲得派對主人的贊助，他們約定了，若在宴會結束前，她今天製作的甜點剩餘數低於十，那麼她將獲得宴會主人的贊助金三百萬，開設屬於她自己的甜點店。

隨著時間流逝，取餐區的甜點卻消耗得十分緩慢。

她開始有些焦躁，這時，一名身穿鐵灰色手工訂製西裝的高大男子朝她走過來。她之所以認出那是手工訂製，是因為她家最花心的男人也愛那家的手工訂製西裝。

對方有說得上是非常沉穩好聽的聲音，語氣不經意中流露著習慣掌權的自信。

「我看妳在這株黃椰子樹盆栽旁站了將近一個小時，目不轉睛盯著取餐區的美食，特別是甜點……只要有人走過去取用甜點，妳的眼睛就會閃閃發亮，我幫妳拿了兩個馬卡龍，要吃吃看嗎？」

她視線停在男人送到她面前的白色瓷盤上面，一個她用巧克力做的馬卡龍、一個是紅龍果做的粉色馬卡龍，一陣無語。

「老實說，今天的甜點味道不錯，是真的不錯。吃起來也不會太甜膩，如果妳擔心的是卡路里，我想今天晚上的甜點，以妳目前纖瘦的身材絕對不會造成負擔。」男子神情認真地說服她。

她一臉為難地蹙了蹙眉頭，不知道這位身穿昂貴西裝的富家公子為何跟她搭訕。站在不起眼小角落的她，身上穿的是優衣庫早已過季的深紫亞麻襯衫、黑色寬版褲裙，與宴會其他女賓客的昂貴禮服相去甚遠，應該很容易看得出來她與來參加派對的賓客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。

男人端著白色瓷盤，一副雷打不動的樣子站在她面前，彷彿無聲說著，她若是不回應，他就不移動分毫。

她左右為難了好一會兒，揚起頭，聲量極低地對男人說：「我是今晚的甜點師，你手上的甜點是我做的……」

男人聽完，低頭看了一眼甜點，挑眉笑了笑，好奇問：「所以，妳站在這裡將近

一個小時，是為了觀察甜點被消滅的速度夠不夠快？」

他的問法勾出她笑意，她聲音更低，回道：「被你發現了。」

「如果妳非常不滿意甜點消失的速度，我可以偷偷幫妳動員賓客，讓那些甜點在半小時內全部被殲滅。我這樣做能不能讓妳同意跟我交換一個祕密？」

「什麼祕密？」她有幾分錯愕，他們能交換什麼祕密？

「我告訴妳我的名字，妳告訴我妳的名字。」他漂亮的眼睛裡閃著誠摯笑意。

「你不用幫我動員賓客，我很樂意跟你交換姓名。我叫邵一棻，一是數字一，棻是芬芳芬下面再加木字，意思是有香氣的木頭。」

「妳姓邵？不會剛好與今晚宴會主辦人邵逸夫先生有親戚關係？」

她想也不想，急忙搖頭否認，「我只是個甜點師……」被趕出家門的小甜點師。

季東文漂亮的眼睛盛滿了笑意，深深朝她望了一眼，嘴角也揚起笑弧，悠然道：

「決渠降雨，荷插成雲，五穀垂穎，桑麻敷棻。妳的名字很特別。」

她驚訝地睜亮了眼睛，這年頭能讀班固〈西都賦〉，隨口引出內文的人應該不多了吧……像她媽媽那樣，出身文學書香世家，自小熟讀四書五經、通曉古文典籍的人，應該算是稀有動物了。

沒想到今天在這個奢華的上流宴會裡，她竟能遇到熟悉古文典籍的男人，實在不由得眼睛為之一亮，她揚聲問：「你讀過班固的〈西都賦〉？」

「班固的兩都賦都讀過，能一聽就知道我引用〈西都賦〉，想必妳也讀過？」他眼裡也閃著晶亮，那是好不容易與同好相遇的驚喜。

他將白色小瓷盤遞給她，說了句，「麻煩拿一下。」

她接下瓷盤，看他從西裝外套口袋裡掏出精緻皮夾，抽出一張名片，非常慎重地遞到她面前，語氣卻帶了諧謔。

「在下季東文，今日實在有幸，能與姑娘相識。」

她哈哈一笑，開懷地接下名片，看了名片上的頭銜「澄舍飯店總經理」，眼神黯了幾分，她對富家公子一向沒有太多好感。

不過，今天這位富家公子，用了十六字古文讓她另眼相看。

鈴——鈴、鈴——鬧鐘鈴聲奮力的響，將邵一棻從夢境拉出來。

邵一棻閉著眼睛，伸手往鬧鐘方向用力拍了一下，惱人的鈴聲瞬間終止。

下一秒，她驚坐起來，快速撫摸臉頰又下意識摸了摸身體，她掀開被子看床單，一點血跡也沒有！

可是……好奇怪啊，她最後的意識是，她與孟辰陽倒在一條僻靜小巷。

應該是夢吧……真是幸好！

接著她的手機響了，她撈來手機看，來電顯示是孟辰陽，她有點不安的接起了來電。

「少一分！」孟辰陽喊她綽號，語氣有些著急。

「一大早打來吵，什麼事？」她不甘不願地應話。

「妳還活著？」孟辰陽在那一頭，譏諷地說。

「我當然還活著啊！怎麼？你很失望嗎？你該不會打電話來，只是為了確定我還活著吧？」

孟辰陽安靜了一瞬，說：「沒事。我無聊，打電話叫妳起床，妳還活著就好。」通話瞬間被切斷，邵一綦狠瞪手機罵了句，「混蛋！」

語畢，將手機往床上用。

昨天晚上的怪事……應該是作夢吧。

她先作了一個被魔物攻擊又死而復生的夢，接著又夢到她與季東文初識的片段……

被她甩在床上的手機又響起來，她以為又是孟辰陽，很不甘願地將手機撈回來，一看是季東文，立刻接了起來。

「東文。」她聲音輕柔幾分。

「甜心起床了？」

「剛起床。」她說。

「我媽媽剛打電話給我，她說今天想帶兩位朋友到妳的甜點店，大概下午三點多會到。妳幫我好好招待她們，好嗎？」

她沒料到季東文母親林茹芸會想帶朋友到她的甜點店，她接受季東文的求婚後大半年，季東文帶她去過季家兩回，表面上大家相處愉快，但私底下……

她一直沒告訴東文，私底下他的母親非常非常排斥她，他卻一直誤以為他母親非常喜歡她。

其實林茹芸私下找過她十幾回，要她陪逛精品店、珠寶店、名牌服飾店、還要她一塊去名門貴婦家打麻將，發揚國粹。

美其名，林茹芸是說帶她去見世面，實際上，某些行為已經近乎是羞辱。

她沒跟季東文說過，是想要再努力看看。

畢竟，人類都已經在二十一世紀了，她想門當戶對這麼迂腐的觀念，大家都該學著看淡一些。她希望林茹芸能看見她的好，因為季東文是很不錯的男人。

至少，在這科技發達、事事講求效益與速度的資訊社會，人還能靜下心來，花時間研讀古籍經典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。

她難得碰到一個能跟她聊兩都賦、《史記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……這類古文典籍的男人，她真心願意再為季東文努力看看。

「當然好，為了你，我一定會盡心盡力招待她們。」她嘴上輕鬆回應，其實心裡打著鼓，有點焦躁。不知這回林茹芸要出什麼招？她沒把握自己能不能再繼續忍耐下去。

猶豫一剎，她問季東文，「東文，如果阿姨討厭我，你還要跟我結婚嗎？」

季東文在手機那頭笑，溫柔說：「討厭妳？怎麼可能呢？妳生活簡樸、國學造詣深厚，我媽媽從小告誡我，要找個知書達禮、溫順乖巧的好女孩，絕對不能找愛慕虛榮的……妳完全符合我母親的喜好，她怎麼可能會不喜歡妳？」

「我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甜點師……」她說。

「如果妳是在暗示門當戶對這件事，我想我家並沒有這個問題。我帶妳回去過兩

次，我爹媽不是對妳很好嗎？他們也沒提過家世背景之類的話題。」

沒提，那是因為沒什麼好提的……她在心裡自言自語。

季東文又接著說：「妳不要想太多，如果我母親不喜歡妳，怎麼可能帶朋友去妳的甜點店？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她應道。

「對了，妳剛才在跟別人講電話嗎？我打了三次才接通。」季東文問。

「孟辰陽打電話給我，說他太無聊，叫我起床。」

「孟大律師啊……」季東文語氣明顯有嘲諷。

不知為何，季東文與孟辰陽很不對盤。

「你似乎很討厭孟辰陽？」她探問得小心翼翼。

幾個月前，孟辰陽無意間知道了她接受了季東文的求婚，跟她冷戰了兩個月，打電話他不接，送甜點他不吃，她從孟辰陽那邊也問不出為何他討厭季東文。

有回，季東文來甜點店找她，碰巧遇見孟辰陽，那天孟辰陽訂了五盒甜點當律師事務所員工的下午茶。兩人碰在一塊，她還沒來得及為兩人介紹，季東文便朝孟辰陽招呼。

「孟、大、律、師！好久不見。」那語氣是她不曾聽過的，帶了點不悅與譏諷。孟辰陽也沒有回一句，只是淡淡點頭，然後拿了五盒甜點轉身就走。

那時季東文才知道，她跟孟辰陽是一塊長大的鄰居。

「我對孟大律師無所謂討厭不討厭，倒是孟大律師對我的厭惡十分明顯。」

「你們有什麼過節嗎？」

「過節沒有，先前見過一次。至於細節，妳不妨去問孟大律師，你們是一塊長大的鄰居，也許他會告訴妳，他為什麼討厭我。」

「孟辰陽其實不會隨便討厭別人，他的個性就是高傲了一點、機車了一點、毒舌了一點，很容易被人誤會。」邵一棻忍不住為孟辰陽說話。

「妳對他的形容算是貼切，卻過分保守了。他的機車、毒舌、高傲，可不只有一點。」季東文的話，讓邵一棻笑了。

「你大概是對的吧，他的機車、毒舌、高傲……確實不只一點，而是非常、非常多點。」當時聽她這樣說，季東文笑開了。

電話那頭，季東文轉移話題，「我們別再討論他，晚上我請妳吃宵夜，十點半過去接妳，好嗎？」

邵一棻從回憶中回過神，「好啊，晚上見。我得趕緊起來梳洗去店裡了。」

「好，妳忙，路上小心。」放下電話，季東文的回憶倒轉回一年前，他還不認識一棻，那時他正為因醫師誤診而過世的奶奶傷心……

一年多前，剛痛失親人的季東文，聽說孟辰陽打官司勝率是九成九，孟辰陽從臺大法律系畢業後進入國內頂尖律師事務所，執業兩年後自己開了律師事務所。

打從孟辰陽拿到律師執照正式執業迄今僅僅輸了一場官司，而據說那場官司之所

以會輸，是因為孟辰陽在最後發現他辯護的被告確實性侵飯局小模，而非被告委託時所主張的絕無過失。

業內人士都傳孟辰陽是故意技術性失誤，致使委託他的被告輸了那場官司。當然這些都只是聽說。

無論孟辰陽是否真如傳言所說故意輸掉官司，他的高勝率是明擺在那裡的，因而捧著大把鈔票排隊等孟辰陽辯護的委託人數始終居高不下。

由於排隊等孟辰陽的委託人實在太多，孟辰陽成立事務所後，網羅了幾名與他理念相同的年輕律師，將不是太困難棘手的委託案分轉出去。

儘管有一半以上的委託案由其他律師接手，但孟辰陽律師事務所依舊維持傲人的勝訴率，因而吸引更多人爭相前來。由於排隊想委託孟辰陽本人打官司的客戶太多，能預約見到孟辰陽的時間，最快要等到三個月之後。

當時痛失摯愛親人的季東文沒辦法等，不得不想法動用關係。

好不容易費盡心思算是賄賂了孟辰陽的助理，讓助理在最短時間內幫他排了半個小時和孟辰陽相談。

眾所周知孟辰陽明確對外表達過絕對不接醫療訴訟委託，但那時季東文懷抱了一絲希望想著，孟辰陽被外界評為最富正義感的律師，他以為若對孟辰陽動之以情，一定能讓說服孟辰陽破例接下自己的委託，沒想到結果卻是事與願違。

季東文永遠不會忘記，那日他懷著深切悲傷的心情，踏進孟辰陽辦公室。

孟辰陽一雙長腿既閒適又張揚地跨在辦公桌上，他走進辦公室，孟辰陽先是仔細打量了他，才慢慢地放下一雙腳站起來，招呼他招呼得非常「開門見山」。

「季先生，我不知道你用什麼辦法讓我的助理甘願冒著惹惱我的風險為你插隊。無論如何，我都要事先聲明，我不一定能夠接你的委託，請坐。」

他依言坐下，與孟辰陽隔著長型辦公桌對望，他拿著裝在牛皮紙袋裡的厚厚一疊資料，溫聲解釋他如何插了隊。

「我想大概是連老天爺也願意站在我這邊，讓我有機會能夠幫忙林助理的先生。上星期林助理先生車禍骨折，在急診室等開刀，恰巧我有熟識的醫師，所以讓他在最短的時間裡進開刀房……」

這時候，孟辰陽舉手做了一個要他別再繼續說的手勢，在季東文看來，那舉動十分無禮。

「骨折並不會立即危害生命，如果醫院讓林助理的先生等，那表示有比他更嚴重的人等著開刀。」孟辰陽語氣非常不以為然，接著又說：「季先生只有半小時，我們進入正題吧。」

季東文工作繁忙，也是分秒必爭的人，所以很樂意直奔主題，他將裝資料的牛皮紙袋放上辦公桌推向孟辰陽，後者接過紙袋立即拆開抽出資料，然後往辦公椅背一靠。

拿著厚厚一疊病歷的孟辰陽，只花了幾分鐘便將病歷以及附在病歷後的專業人士報告翻看完，他旋即把看過的資料又放回牛皮紙袋還給季東文，用漠然的態度說：「季先生應該打聽過，我不接醫療訴訟，我不擅長。麻煩季先生另請高人……」

「孟律師不可能不擅長醫療訴訟，你在學生時期讀了四年醫學院、一年醫院實習後轉法律系，兩年後考取律師執照……」

季東文還沒說完，孟辰陽便隱含怒氣打斷他。

「看來季先生做了功課，沒錯，我確實讀了四年醫學院、一年醫院實習，那又如何？我不接醫療訴訟的原則，不會因為我讀過醫學院、去醫院實習過而改變。」

「孟律師，這件訴訟委託對你來說完全不是負擔，也不困難，你剛才已經看過我附上的專業人士報告，所有證據顯示確實是醫療過程疏失導致我奶奶死亡。難道醫師疏失致使病患死亡，不用付代價嗎？」

季東文越說越激動，好一會兒他才緩和下來，花了幾秒平復心情，繼續說：「孟律師，我奶奶對我來說是比親生母親還親的人，我出生後是奶奶照顧我，我沒有辦法……明知道我奶奶是因別人疏失而死亡卻什麼都不做、不為她討回公道……」

「什麼是公道？」孟辰陽又拿回那個資料袋抽出一疊資料，快速翻到病歷中間，說：「六月二十三日患者就醫，主訴食慾不振。季先生，你知道有哪些原因會導致食慾不振？」

季東文一時無語，他不是醫師，怎麼答得出來？

孟辰陽悻悻然接著說道：「導致食慾不振的原因，可能是消化系統發炎、自律神經失調，也有可能是精神方面的疾病或者心臟出了問題，又或者是惡性腫瘤。」

「不過通常惡性腫瘤導致的食慾不振，發現多半都是晚期了，但也可能所有的原因都不是，僅僅只是因為六月二十三日前幾天天氣太熱，人自然沒有食慾。」

「所以你看，光是一項食慾不振，可能的原因有這麼多，請問季先生，你認為醫師是什麼？」

「醫師應該幫病人找出病因。」季東文毫不猶豫答，難道不是嗎？

「對，醫師應該幫病人找出病因，給予適當治療。但醫師只是人，只能做合理推斷。根據求診者狀況，醫師做出了合理判斷，認為先從消化系統檢查，這樣的處置並無絲毫錯誤。」

「但在檢查過程出了錯，胃鏡檢查時，檢查手法不夠成熟，導致喉嚨摩擦受損與吸入性肺炎，接著又因醫師經驗不足，處置失當，惡化成了敗血症。我奶奶原是身體健康的八十歲老人家……」季東文氣憤難平。

孟晨陽截了季東文的話，「八十歲老人必須承擔的醫療風險，原就比一般年輕人來得高，所謂的併發症機率再低，哪怕只有百分之零點一，就是意謂著有百分之零點一的風險，意思是每一千個例子中有一個會『中籤』。對那一個千人中唯一一個遭遇不幸的人來說，百分之零點一的死亡機率就變成了百分之百。」

「八十歲的老人家，換句話說她的抵抗力會比較低，一旦有併發症，後果當然會比一般人年輕人來得嚴重許多。」

「孟律師是在勸我放棄追究嗎？如果今天這病例不是我奶奶，而是你的家人，你依舊會視若無睹，選擇不追究、不為家人討公道嗎？今天若是換成孟律師的家人，你會怎麼做？」季東文完全無法接受被勸說。

孟辰陽放下手裡的病歷，往椅背重重一靠，一雙墨黑色眼瞳如深沉得不見底的古井，安靜盯著季東文半晌，緩緩問道：「你確定想聽我的答案？」

「當然，願聞其詳。」季東文說。

「如果我是你，我若是手上錢夠多，就找人買個龍穴。錢若不夠多，就買個塔位。想土葬，就快點挑出黃道吉日下葬，打算進塔就盡快火化了。」

「人死不能復生，該做的事就趕緊做一做，這就是我能給你的答案。」孟辰陽語氣波瀾不驚的說著令人驚心動魄的話。

季東文一股氣上來，幾乎完全無法壓抑，他拿出畢生修養，坐在孟辰陽對面深呼吸了幾回，飽含怒氣卻試圖平靜的對孟辰陽說：「我完全不相信！若今天換成是孟律師的親人，你也能這麼做。」

「這是季先生今天第二次詛咒我的親人了。不過念在季先生痛失親人不久，其情可憫，本人不與你計較。如果季先生非要討個同理心的印證例子不可，我倒是可以告訴你一個親身經歷。」

「幾年前，我奶奶只是開個盲腸炎的小手術，按理說成功機率非常的高，但主刀的是一名年輕醫師，盲腸摘除不夠乾淨，手術後我奶奶細菌感染，也是引發敗血症，短短幾天便過世。」孟辰陽語氣有些漫不經心，又補了句，「對了，我也是奶奶帶大的。我奶奶在手術之前，曾握著我的手對我說，萬一有意外，不要急著把她火化，她要捐出身體，讓實習醫師有更多機會練習。」

「所以，確實我有親人因醫療疏失而過世，但我並不是像我剛說的那樣，有錢趕快買龍穴，沒錢就買塔位。我如奶奶生前所願，將她的大體捐給醫學院。我說完我的自身例子，希望多少能給你一些安慰。季先生若執意打這場官司，我還是一樣的話，麻煩你另請高明。」

「我們的時間已經超過半小時，我的下一個客戶應該已經在外面等待，季先生，慢走。」孟辰陽結束談話的意圖明顯。

「你奶奶的事是真的嗎？」季東文不敢相信。

「我有必要為了安慰你詛咒我自己的親人？愛信不信，隨季先生了。」說完，他按了內線電話，對接起電話的林助理說：「麻煩請楊先生進來。」

季東文拿起資料袋，頭也不回地離開孟辰陽辦公室。

那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，但對季東文來說記憶猶新。

他對孟辰陽的印象，不僅僅只是高傲、機車、毒舌而已……還有一項——不近人情！

第二章

與季東文的母親林茹芸一同進朝陽甜心甜點店的，是兩名穿著打扮貴氣凌人的林茹芸的女子，其中一個與林茹芸年紀相仿，一個則年輕許多，約莫二十三、四歲。在下午茶時間，甜點店通常客人稍多。

今天雖是週間，但邵一棻的朝陽甜心甜點店已經滿座，只有一桌放了保留席牌子，是她為季東文的母親特地保留的。

早十分鐘之前，孟辰陽帶了一名年輕男子進甜點店，在最後一桌空位坐下，剛巧

是她為林茹芸保留的桌次隔壁。

邵一棻站在孟辰陽桌邊等候他們點餐，孟辰陽特地看了眼隔壁的保留桌，狀似不經心問：「妳的甜點店，不是不接受預訂？」

邵一棻聳肩，端著一副不打算回答他的態度，公式化地問：「請問兩位要點些什麼？」

畢竟是一塊長大的青梅竹馬，孟辰陽很識相、很會看眼色，沒有再追問，帥氣地闔上菜單，說：「我要一個草莓塔、一杯伯爵拿鐵，你要什麼？」他望著對面的年輕男子。

對方似乎有些緊張地說：「一樣好了，草莓塔、伯爵拿鐵。」

「兩份草莓塔、兩杯伯爵拿鐵。麻煩兩位稍候。」邵一棻拘謹有禮說，轉身要走，有股掩不住的煩躁。

孟辰陽看在眼裡，想也沒想，直接抓住她手腕劈頭問：「妳怎麼了？在煩什麼？」

「跟你無關啦！」邵一棻根本不想解釋。

這時玻璃門被推開，三位穿著打扮十分貴氣的女客人魚貫進來。

甜點店有兩位外場服務人員，是對雙胞胎姊妹花，小甜與小蜜用甜美清脆嗓音齊聲招呼。

「歡迎光臨！」

走在前頭那位以傲氣盡顯的目光環視店內一圈，然後落在邵一棻這頭。

意識到孟辰陽還拉著她手腕，邵一棻些焦急，對孟辰陽說：「趕快放開我。」

孟辰陽感受到邵一棻罕見的緊繃，朝門外看過去，他分了心，手勁稍緩，邵一棻趁隙趕忙抽出手，舉步往三位女客人走去。

她臉上展露的笑容有幾分明顯刻意，也有幾分緊張。

孟辰陽將一切看在眼裡，眉頭微蹙。

沒多久，邵一棻領著三名女客人來到事先保留的座位，小甜端著手裡的托盤走來，分別擺置了三個水杯、三份菜單，安靜的與邵一棻一同站在桌邊等候。

林茹芸神情冷淡，拿起餐單翻了翻，神情不甚滿意，細著聲問：「今天的招牌甜點是什麼？」

「今天招牌甜點是莓果慕斯，用藍莓、蔓越莓醬做基底……」邵一棻還沒介紹完，就被無禮地打斷。

「妳用的藍莓是進口藍莓的嗎？最近很多進口藍莓農藥超標。」她揚聲問，音量像是刻意提高了分貝。

邵一棻的甜點店不算太大，店面有六張兩人座、六張四人座，再加上吧檯八個位置，林茹芸刻意提高的聲音，成功引來甜點店其他客人的注意力，有些客人甚至停下了進食的動作，目光朝她們這裡集中。

邵一棻臉上的笑褪去了幾分，語氣卻依然溫順，解釋著，「我們甜點店的藍莓、蔓越莓，全部都經過有機食品認證，請阿姨放心……」

「我今天帶了兩位朋友來，妳不需要刻意與我攀親帶故。我對面這位是跟我們家往來密切的世交，海豐銀行總裁夫人。」林茹芸接著又比了下總裁夫人旁邊的年

輕女子，語氣高傲。

「這位是海豐銀行總裁千金梁詠嫻，詠嫓剛完成視覺藝術碩士學位，今年才從英國回來，小時候她常和東文玩在一塊……」

也許是這半年來的努力無果，讓邵一棻非常挫折。此時，林茹芸明目張膽的挑釁與暗示她配不上季東文的行為，讓邵一棻理智驟然短路。

表面上，邵一棻確實是非常溫順乖巧、知書達禮……如季東文一直以為的那樣，但其實她骨子裡叛逆的細胞多了去，只是平日被她收拾得十分隱密，很少顯露。林茹芸今日擺明帶名門千金來她面前叫囂的舉動，完全把她惹惱了，讓她再也壓抑不住本性。

邵一棻臉上的笑容淡了，開口的語氣恭敬有禮，但遣詞用字卻明顯帶了刺。

「季夫人，我絕對無意攀親帶故，您實在不必大費周章為我介紹這兩位女士身分如何尊貴。我小小一間甜點店，如果無法令三位貴客滿意，歡迎三位公主、女王們隨時移駕，隔兩條大馬路就是五星級飯店君悅，那裡肯定有頂級甜點大廚，我相信他們十分樂意為三位高貴的夫人小姐們服務。」

「妳這什麼態度？妳憑什麼……」林如芸立刻變了臉，怒聲質問。

一旁隔壁桌的孟辰陽終於弄清楚狀況，臉色難看極了。

居然有人敢帶不相干的阿貓、阿狗來找邵一棻麻煩！

邵一棻是誰？邵一棻是只有他孟辰陽才能欺負的人！

「我看甜點店老闆的態度很好，倒是妳這位阿姨囂張的嘴臉實在讓人食不下嚥，妳自己不知道嗎？想找碴就去茶店！妳看不懂招牌？這裡是甜點店，專賣甜點，不賣高山茶，高貴的客人肯定買不到烏龍茶！」

孟辰陽冷開口，說話夾槍帶棒、一語雙關，惹得一旁的小甜忍俊不住，低頭悶笑。林茹芸臉色十分難看，盯著孟辰陽問：「你跟她什麼關係？」

「我跟甜點店老闆什麼關係？不勞夫人掛心。倒是夫人您究竟想找茶？還是想品嚐甜點？最好趕緊做個決定。免得害甜點店其他客人食不下嚥。」孟辰陽滿不在乎的回答。

「邵一棻，妳跟這個男人究竟是什麼關係？你們是不是背著東文亂來？妳不要忘了，妳手上還戴著東文給妳的訂婚戒指！」

邵一棻揚了揚無名指上一枚閃閃發亮的粉色鑽戒，皮笑肉不笑的說：「季夫人說的是這枚戒指嗎？」

孟辰陽看著邵一棻揚無名指上的戒指，心抽了一下。

下一瞬，邵一棻俐落拔下戒指，用力拍在桌上，揚聲，「我這間小廟容不了三尊大佛，這戒指麻煩夫人幫我還給季東文。」

「妳算什麼東西？憑什麼退我們家東文的戒指！」林如芸大聲喝斥。

這下子，整間甜點店安靜下來，所有客人的目光無一遺漏地全往他們這裡集中了。

「季夫人真是愛說笑，您找了總裁夫人、千金來光顧我這家甜點店，目的不就是希望我摘下手上的這枚戒指嗎？現在我已經如您的意了，您不是應該額手稱慶，拿了戒指趕緊走人嗎？這麼大吼大叫的，有失季夫人辛苦維持的貴婦風範，何必

呢？」

邵一棻生起氣來，說話完全是口不擇言的。

林茹芸從不曾見識過邵一棻伶牙俐齒的這一面，又怒又氣！正要發作時，甜點店的玻璃門又被推門開了，進來的正是季東文。

季東文一踏進甜點店便察覺到店裡詭異的安靜，順著客人們的目光，他看見邵一棻與外場服務生小甜兩人站在桌邊，服務的正是他的母親、母親閨中好友，與好友的女兒。

季東文快步走了過來，問：「怎麼了？」氣氛實在太過怪異，他望著邵一棻。

林茹芸一見兒子到場便發作起來，揚高聲量指控，「東文，你壓根就沒認清邵小姐的真面目，什麼乖巧柔順、知書達禮，她通通都是騙你的……」

林茹芸話還沒說完，邵一棻雙手抱在胸前，聲量不高不低，訕訕說道：「季夫人，我這家店呢，麻雀雖小，但五臟俱全，該有的設備一應俱全。您現在大可以對著攝錄鏡頭打招呼，我店裡監視器攝錄影像 1080P，聲音畫質十分清晰。

「不勞夫人有失儀態地大呼小叫，我可以馬上將方才的過程完整重播給季先生看。」說完，她毫不遲疑轉頭對一旁外場服務生道：「小甜，去拿我的筆電。」一旁的小甜應了聲，「好，馬上拿來。」

季東文因為邵一棻見外的喊他「季先生」，不禁皺了眉頭，轉而問母親，「媽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季先生不必多問，待會兒看影像自然一清二楚。」被林茹芸惹怒的邵一棻，理智所剩不多，這半年被林茹芸暗地羞辱又挑剔的壓抑情緒一鼓作氣爆發出來，因而此時她攻擊力大增。

沒見過一棻這模樣的季東文，臉色不太好。

小甜拿來筆電，邵一棻點進監視器的存檔畫面，將遊標移至十分鐘前林茹芸帶人進店裡的錄影存檔。

季東文看著、聽著影音檔，臉色益發難看，待他看完該看的，邵一棻闔上筆電。季東文拿起戒指，對邵一棻說：「當初我是以慎重的心情為妳戴上這枚戒指。我母親今天縱然有些失禮，但妳反應實在不需要這麼大，老實說我對妳有些失望……」

邵一棻壓抑大半年的怒火，因為季東文這句「我對妳有些失望」，瞬間徹底爆發，她破口狂罵，「我為你忍了半年，你母親對我的挑剔與羞辱，我一個字也不曾對你提過。」

「她會在我店裡最忙的時候，突然給我一通電話要我趕去你家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她要我到你們家隔兩條街的乾洗店幫她拿乾洗的大衣。她也不直接在電話裡告訴我，而是在我到你家後，才『指揮』我去乾洗店。」

「你們家有傭人不是嗎？我為了討好你母親，放下店裡所有客人，讓小甜、小蜜兩個人忙，匆忙趕去你家，居然只為了幫她去拿一件大衣！最好笑的是，那件大衣並非她馬上需要穿到的，她只是突然想到要拿。請問季夫人是不是有這回事？」邵一棻轉頭盯著林茹芸，怒火滔天。

季東文臉色難看，問母親，「媽，真是這樣嗎？」

邵一棻根本不給他們交談，又緊接著說：「我還沒說完喔，這只是眾多事件的其中一小件。還有一次，季夫人要我陪她去『發揚國粹』，我在她旁邊站了整整三個小時，幫幾個打麻將的高貴夫人端茶、買甜點，我買甜點回來，認真服侍幾位夫人享用甜點後，得安靜站在一邊，聽高貴的季夫人冷言冷語說我只是你最近認識的一個女人，玩玩而已，睡膩了就不要了。

「我是什麼？暖床丫頭兼傭人嗎？好，這些我認了，算是我自找的！但我真的想請問一下，你們季家有錢有勢，就可以這樣隨意踐踏別人嗎？」

「季夫人有件事情，我得先聲明一下，你兒子沒睡過我，我沒那麼隨便！你們季家或許有錢，但季家還沒有錢到讓我願意因為那些錢，迫不及待為季東文寬衣解帶！」

季東文聽到這裡，異常憤怒地看著林茹芸質問：「媽，一棻說的這些都是真的嗎？」季東文的怒氣讓林茹芸有些心虛，她慌忙解釋，「她出去買甜點，我不知道她買好回來了……我只是隨口跟你幾個阿姨開玩笑聊，有必要在意嗎？」

林茹芸蹩腳的辯解讓邵一棻更加狂怒，當時的情況分明並非如此，她剛才都說那麼清楚了！

邵一棻再也不想忍，大聲喝道：「季先生，請你們都回去吧！我這裡店小，招呼不了高貴的你們。」邵一棻望著季東文，完全沒掩飾怒氣。

「一棻，這些事妳該先對我說的，晚上我過來找妳……」

「不必了，季先生剛才看過影片了，我已經把戒指退還給季夫人，我們好聚好散吧。你們季家，我高攀不起。」

「一棻……」

季東文不捨地喊她的名字，可惜邵一棻無動於衷，她越是回想這半年來的大小小事，越覺得自己是鬼遮眼。

季東文再好，也不值得她委曲求全，任由別人百般踐踏！

林茹芸今天帶人來她店裡囂張，完全踩到了她的底線，被折磨了大半年，真是夠了！她毫不留情對季東文說：「季先生，請你別麻煩了，帶著你的戒指，去找個門當戶對，真正合你母親心意的千金小姐吧。我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甜點師，真的高攀不起你們季家。」

在邵一棻說完，整間店鴉雀無聲之時，孟辰陽不合時宜的笑出了聲音，邵一棻狠狠賞了他一記白眼。

「要是妳邵一棻高攀不起季家，那臺灣有幾個名門千金高攀得起？我真的很好奇。」孟辰陽不怕邵一棻賞白眼，涼涼地說。

邵一棻丟了一句話給孟辰陽，「不要你多事！」

孟辰陽舉起雙手，做出投降狀，說：「好，我閉嘴，我不多事。」

季東文眉頭深鎖，來回望了邵一棻與孟辰陽，感覺他們之間有一股旁人無法介入的默契。

此時，林茹芸語氣不善地開口，「妳敢說妳跟這男人之間沒什麼嗎？你們要沒什

麼，他怎麼一而再再而三幫妳講話？真好笑！邵一棻本來就高攀不起季家，隨便一個名門千金都強過她這個小小的甜點師……」

「媽，別再說了！」季東文制止母親繼續往下說。

「我說的是實話啊……」林茹芸憤恨不平。

「很抱歉，我母親傷害了妳，我還是那一句，妳應該早點告訴我這些事，晚上我會過來找妳……」

「她都把戒指退還給你了，你還來找她做什麼？」林茹芸插話。

「的確，我已經把戒指退回了，我跟你之間沒什麼好說的。」邵一棻接話，卻看也不看林茹芸一眼，直接望著季東文。

「妳那是什麼態度？憑什麼這樣對我兒子說話？」

邵一棻雙手一攤，神情無奈地對季東文說：「我實在沒辦法與你的家人相處，結婚不是兩個人的事，你母親的修養，我完全不敢領教、無法領教，也不想再領教。很抱歉，我們就到這裡為止吧！」

「我的想法不會改變，麻煩季先生離開。我的店還要營業，再說下去大家都很難看。」

「我晚上會過來找妳。」季東文很堅持，接著對林茹芸說：「媽，我們走吧，不要妨礙人家做生意。」

「咗！」林茹芸哼了一聲，「就一家小店，一天能賺幾個錢。」

邵一棻翻白眼，忍無可忍發火說：「你們到底走不走？再不走，我馬上去拿鹽！」

「拿鹽？什麼意思啊！」林茹芸臉色猙獰。

「驅邪啊！還能有什麼意思？您不懂嗎？或者夫人希望我拿蒜頭？雖然我這裡是甜點店，但我說過了，這家店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無論夫人要鹽還是蒜頭，店裡都有。你們再不走，我不客氣了。」

「一棻！」季東文喊她。

邵一棻卻怒視季東文說：「忍半年，到今天是我的極限。再不走，我不只對你母親跟她帶來的朋友不客氣，我連對你都不會客氣。」

季東文自知理虧，閉上嘴，扶了母親一把，說：「我們先走吧！別再說了。」

終於，四人魚貫離開了甜點店。

送走了大佛四尊，甜點店一剎那陷入寂靜，客人們沒看過這麼犀利激動的老闆，幾位熟客竟拍起手說：「邵小姐太帥了！對付這種自以為是的有錢人，根本不必給面子！」

邵一棻怒氣來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在季東文與他母親離開沒多久，她就有些後悔，其實她可以留些情面的……只是林茹芸的嘴臉有讓她理智斷線的威力，害她控制不住顯露了本性。

邵一棻沒多久就像顆洩了氣的皮球，方才的怒氣不復存在，犀利也消褪不見，她對店裡的客人們歉然說道：「很抱歉，讓各位看笑話了。今天的甜點由本店招待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提早打烊。還沒用完餐點的客人，服務人員會協助您外帶。」

店內用餐的賓客們或許有些不開心，但剛剛一場灑狗血的劇碼在眼前真實上映，

他們大概也能理解邵一棻的複雜心情，沒多抱怨便陸續離開店裡。

幾個暖心的客人在走之前，還為她加油打氣了幾句。

小甜、小蜜收拾好店裡的桌椅，跟她道再見。

「一棻姊，東西收拾好了，我們先走囉。」

她在廚房整理材料，轉身看那對雙胞胎姊妹有點擔憂的臉，她若無其事的笑說：

「謝謝妳們，今天時薪我會算滿六個小時。」

小甜小蜜是單親家庭的孩子，父親在她們十一歲時外遇，拋家棄子，她們還有一個弟弟、一個妹妹，母親僅靠一份微薄薪水養一家五口。

這對雙胞胎姊妹是懂事的孩子，高中就出來半工半讀，兩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認真，今年考上同一所國立大學，一個讀財經、一個讀國貿。

邵一棻特別喜歡這對早熟勤懇的姊妹……

「沒關係啦，一棻姊，我們今天才工作兩個小時而已。」小甜說。

「今天是我的問題，我當然應該給滿妳們今天應得的新水。妳們趕快回去吧。對了，冰櫃裡招牌甜點還有六份，妳們帶回去給弟弟妹妹吃。」

「謝謝一棻姊。」小蜜說。

「一棻姊，妳還好嗎？要不要我們留下來陪妳？」小甜問。

「妳們別擔心，我沒事。我正好趁這空檔試做新甜點，妳們快點回去。」邵一棻笑著說。

小甜、小蜜見邵一棻堅持，只好點點頭，又一次說了再見後，相偕離開甜點店。

一會兒，聽見鐵捲門被放下來的聲音，應該是小甜、小蜜離開了。

整間甜點店只剩下她一個人了。

邵一棻站在不鏽鋼料理檯邊，盯著剛打好的生料，呆了半晌。

她想起她跟季東文初次見面的派對，後來季東文見她十分在意那日宴會甜點被取用的狀況，悄悄動用了關係。宴會結束前，甜點區的甜點一個都不剩。

她順利拿到了三百萬贊助金，開了這家甜點店，店面裝潢那兩個月，季東文陪她監工許多次。

她知道季東文是很忙的人，但他願意不厭其煩地擠出時間來陪她做無聊的監工，她不是不感動。

邵一棻呆呆想了許久，脫下圍裙，用力摔在料理臺上，接連咒罵兩聲。

「Shit！Shit！」

「在後悔嗎？」一道熟悉的聲音響起，打斷邵一棻的思緒。

她驚訝轉身，看見孟辰陽雙手交叉環抱在胸前，整個人斜靠在廚房門邊上，臉上要笑不笑的，帶著幾絲彷彿幸災樂禍的神情。

「你怎麼還沒走？」邵一棻有些不高興，諷刺道：「孟大律師最近 Case 接太少嗎？怎麼很閒的樣子……」

「我 Case 滿滿，不勞費心。妳還是關心、關心自己吧！如果妳剛剛是在後悔，

現在趕快到季先生面前好聲好氣撒嬌兩句，放軟身段，我相信那枚戒指很快會回到妳手上。」

「我的事不要你管！」邵一棻說。

孟辰陽沒說話，繼續側倚在門邊，依舊是同樣姿勢，神情除了幸災樂禍，還多出幾分譏諷，一雙眼緊緊盯住她不放。

邵一棻被看得有些不自在，很不淑女地喊，「看屁啊！」

「少一分，季東文給妳的打擊這麼大嗎？怎麼好好一個人忽然變成了屁？」孟辰陽皮笑肉不笑地諷刺她。

邵一棻聽完，愣住一瞬才反應過來，生氣朝他大吼，「孟辰陽，你一天不毒舌會死嗎？」

「死是不至於……就是會全身很難過，我以為妳早就習慣，已經被我訓練得百毒不侵，妳今天的抵抗力實在有點弱。」他噴噴兩聲，不以為然。

「孟辰陽，可不可以別挑這種時候故意氣我？」

孟辰陽見她帶了點求饒味的語氣，沉默片刻，說：「少一分，我們兩個從小認識。我不知道妳身段可以軟到像是練過軟骨功，妳就那麼愛季東文？愛到被那個勢利眼又沒水準的老女人當傭人使喚都能忍？居然還忍了大半年！我不得不對妳另眼相看。」孟辰陽酸溜溜地說。

邵一棻本來很憤怒，但被孟辰陽這麼一用力挖苦，她的怒氣反倒消失無蹤了。她有些沮喪地靠在料理臺邊，望著孟辰陽自嘲的說：「別說你，我都看不起我自己了。」

孟辰陽看她沮喪的模樣，也沒了挖苦人的興致。

他走到邵一棻身旁，靠在不鏽鋼料理臺邊，與邵一棻並肩，緩了語氣開口，「少一分，老實告訴我，妳是不是真的很愛季東文？」

「是不是真的很愛……」她復述孟辰陽的問題，停頓下來，無比認真地思索，其實剛才若不是孟辰陽出聲打斷她的思緒，她也正要問自己同一個問題……她真的很愛季東文嗎？

如果真的很愛，為什麼今天她會完全難以忍耐？鐵了心要放棄這段感情？但如果沒有很愛，她為什麼願意忍耐大半年？不愛的話，她應該連求婚戒指都不會收……可若真的愛，為何再也不能忍耐，為何不肯拿出籌碼？

她並非完全沒有籌碼。

要收服林茹芸的心，並非不可能，但她卻完全不想拿出手底的王牌。

「孟辰陽，你覺得很愛一個人是什麼感覺？」邵一棻問。

孟辰陽安靜地盯著邵一棻的側臉，許久沒說話，邵一棻忍不住出聲嘲笑他。

「我看你每天忙著毒舌，八成不知道愛一個人是什麼感覺。」

「哼哼！」孟辰陽哼哼了兩聲，竟開始滔滔不絕說：「當你很愛一個人，你忙的時候想她，你不忙的時候也想她。想她現在正做什麼？是高興？還是生氣？想她一個人回家安不安全？想她吃飽了沒？有沒有好好休息？想她要的東西是不是都得到了？」

「很愛一個人的時候，你會細心觀察她、理解她，你會縱容她在你面前原形畢露……她對你張牙舞爪，你會暗暗偷笑，因為她在別人面前不是這個模樣。

「她哭的時候，你想替她哭。她痛的時候，你想替她痛。她高興的時候，你希望她加倍高興。

「當你很愛一個人，你會把自己的需要擺在第二順位，把心裡的第一順位讓出來給她……」

「停！孟辰陽，你該不會談戀愛了吧？」邵一棻像發現新大陸，驚奇發問。
孟成陽沒好氣的瞪她一眼。

「不行嗎？妳可以戀愛，別人不可以戀愛？什麼道理？」

邵一棻哈哈笑，忽略心上流過的些許怪異感受。

原來，孟辰陽戀愛了啊？

「我真要為你愛上的人默哀一下，你的毒舌不是一般人忍耐得了……」她模仿孟辰陽的毒舌。

孟辰陽沉默一瞬，心不甘情不願地接了句，「這話，妳倒是沒說錯。不過妳還沒回答我，妳是不是真的很愛季東文？」

邵一棻認真想了一回，才慎重回答，「如果像你剛剛講的那些，才叫做很愛的話，我想我大概還不算很愛吧。很忙的時候，我根本不會想到季東文，不忙的時候，我也不是太常想到他。不過你說那些，會不會只是你們男人對愛的感覺？說不定女人根本不會這樣……」

孟辰陽忍不住又白她一眼，沒好氣地問：「既然不是很愛，妳為什麼收下人家的求婚戒指？平白讓那個老女人把你當傭人使喚？」

「孟辰陽，你根本不知道，這年頭要找個知書達禮的男人多難！」邵一棻沒好氣說。

「知書達禮是什麼鬼啊？妳找男人的標準會不會太瞎？」孟辰陽揚高音。

「哪裡瞎？我三歲背《論語》、四歲背《孟子》、六歲開始背《古文觀止》……」

「照妳這種標準，只要會古文就算知書達禮的話，妳是不是忘了……妳三歲背《論語》、四歲背《孟子》、六歲開始背《古文觀止》時，旁邊陪妳背書的人是誰？是我好嗎！照妳的瞎標準，我也算知書達禮了！」孟辰陽好怒！

邵一棻翻了翻白眼，用手肘推了他一下，說：「你嘴這麼毒，哪裡知書達禮了？懶得跟你爭辯。」

「既然妳不是那麼愛季東文，趁早分也好。我可告訴妳，妳別心軟，想不開又回頭當女傭！我一定笑妳一輩子。」

「不會啦！老娘是那種三心二意的人嗎？」

「嘖嘖……怎麼在我面前講話就是這麼粗俗呢？其他男人要看見妳這樣，誰敢娶妳？」

「要你管！你嘴巴那麼毒，我在你面前講話粗俗，剛好而已。」

孟辰陽似笑非笑的又哼哼了兩聲，兩人沉默了一會兒，孟辰陽神色轉為嚴肅，開口問：「妳昨天有沒有遇到什麼奇怪的事？」

「什麼奇怪的事？沒有啊。」邵一棻漫不經心地回答。

「真的沒有？」孟辰陽眉頭微鎖，他覺得昨天晚上好像是作了夢……

但他實在無法解釋，夢為什麼那麼真實？

「沒有啊。怎麼了？」邵一棻反問。

孟辰陽搖頭說：「沒什麼。我看既然妳今天這麼早關了店，就趕快回去吧。我今天晚上可能沒辦法過來接妳，剛錄取了一個年輕律師，要帶他熟悉狀況……」

「我說了好幾次，不需要你接我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」

「最近這一帶發生十幾起襲擊事件，妳一個人那麼晚回去我不放心。」

「我爹媽都沒不放心我了，你到底是在不放心什麼？」邵一棻無情地打斷他。

孟辰陽恨鐵不成鋼，淡掃她一眼。

「警方公佈有十幾起襲擊事件，那只是警方願意公佈的數字，我一個委託客戶跟警界高層很熟，他說這附近一帶已經發生超過五十起襲擊事件，沒公佈是不想引起恐慌，實際情況很嚴重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邵一棻有些不相信。

「我不會拿這種事跟妳開玩笑，所以妳不要拿自己開玩笑。」孟辰陽再嚴肅不過地說。

她看孟辰陽憂慮忡忡的表情，也嚴肅起來，說：「我知道了。以後，我等你來接我再回去，可是你能天天來接我嗎？」

「不然呢？妳有更好的辦法？甜點店下午就打烊？可能嗎？」孟辰陽接二連三拋出問題，問得邵一棻頭暈腦脹。

「當然不可能啊！我只是在想……你都不用約會嗎？不是在談戀愛？」

「我談我的戀愛，跟接妳回家沒有衝突。」孟辰陽淡淡說，「好啦，我得趕快回事務所，妳這邊要沒什麼事的話，收拾完早點回去吧。趁現在白天，時間還早。」

「可是我想試做一些新甜點……」邵一棻有點猶豫。

「回家做！妳家不也有材料和烤箱？」孟辰陽很堅持。

「材料沒那麼齊全……」

孟辰陽不接話，只是安靜的用一雙眼盯著她。

他們倆從小認識到大，邵一棻用膝蓋想也知道，孟辰陽這眼神代表她不答應早早回家，他就不會罷休。

邵一棻索性放棄掙扎，說：「好，回去做就回去做，你記得晚上到我那兒拿甜點。」

「咗！每次都拿我當白老鼠，吃妳那些實驗品……」孟辰陽咕噥，狀似十分不滿。

「拜託，我的實驗品也是很多人搶著要好不好！」邵一棻沒再搭理他，開始收拾料理臺上凌亂的材料。

孟辰陽也不再出聲，安靜站在一旁，看著她收拾完。

「怎麼還不走？」收拾得差不多，邵一棻發現孟辰陽還杵在原地盯著她看。

「確認妳收完東西、離開甜點店、鎖好門了，我就走。」

他實在是有些擔心邵一棻在他走後繼續留在甜點店裡，這傢伙每次一忙起來就把時間拋在腦後。

十分鐘過後，兩人一前一後離開甜點店，邵一棻鎖了門，接著將側邊一扇手動鐵捲門拉下來，轉身對一旁的孟辰陽說：「好啦，我門鎖好了，你可以放心回你的事務所了。」

孟辰陽點點頭，終於露出滿意神情，說：「我看有沒有辦法把事情趕快做一做，晚上去妳那兒吃飯。」

「去我那兒吃飯？」邵一棻有些訝異。

「妳剛和一個年輕有為的富二代帥哥分手，我怕妳心情不好想不開。畢竟要遇到一個富二代，又是帥哥又剛好符合妳的瞎標準……知書達禮……確實不是太容易。有人願意陪失戀的妳吃飯，妳應該感激涕零才對。」孟辰陽說。

「謝謝喔！感謝孟大律師願意陪老娘吃飯，感謝孟大律師擔心老娘我想不開，可以了吧？」邵一棻一臉諷刺。

「這還差不多，晚上我要吃墨魚海鮮義大利麵，附餐要玉米濃湯就可以。」

邵一棻受不了的瞪他，轉身就走了，也沒應好或不好。

孟辰陽站在原地目送邵一棻的背影逐漸遠離，他看了很久，直到邵一棻拐入另一條街，再也看不見為止。

他輕輕吐了口氣，轉身往事務所方向走。

孟辰陽嘴角微微地揚起，眼裡的笑容閃閃。

多好的一天！

邵一棻的無名指上，沒有戒指了。